

日本垂加神道 哲学思想研究

王维先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孔子文化大学（曲阜）
儒学研究基金资助项

日本垂加神道 哲学思想研究

王维先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垂加神道哲学思想研究/王维先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1

(学者文存)

ISBN 7-209-03363-7

I. 日 ... II. 王 ... III. 神道-宗教哲学-哲学思想-研究-日本 IV. B9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2363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 插页 17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21.00 元

前 言

要把握一个民族精神成长的历程,就要深入到此民族精神框架的内部,把握其民族文化的底蕴。本书是对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神道的专门研究。本书取近世神道史上的垂加神道这一流派,对其哲学思想形成与演变的过程作系统的梳理,以透视日本民族精神成长的历史进程。我希望本书对专门研究日本思想史和对日本文化有兴趣的读者能有所裨益。专业人士将会视本书为分析日本民族精神成长历程的一个尝试,有兴趣的读者也会把本书作为了解日本思想史的一个窗口。

本书以垂加神道与朱熹学说的思想关联为切入点,注重对垂加神道哲学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其流变过程作逻辑的分析,并对神道思想的演变作历史的叙述。在我国,人们对日本神道的历史渊源及其思想概貌并不熟悉,只是把神道作为宣扬军国主义的思想工具,这样就不能把握神道的本质特征,从而不能确切认知神道这一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本书选取在日本近世神道史上有巨大影响的垂加神道,并以其创始人山崎暗斋的思想转变为理论背景,以朱子学与神道思想的结合为立足点,把神道思想的演变放到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大背景下,分析日本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独特性。众所周知,日本思想文化是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表面上看,二者有许多共同点,一旦深入到日本民族精神的深处,其巨大的差异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往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多注意其与中国文化的相同点,而对其差异性有所忽视。本书通过对垂加神道哲学思想的逻辑分析,并通过文化放大原理揭示出日本文

化的特质。这种分析是一个尝试,是对日本思想文化的一种“内在”分析。

对于垂加神道,日本学术界有着较为详尽的研究,也取得了一批较有深度的成果,这些研究使我获益匪浅,本书充分吸收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我在日本皇学馆大学作为期一年的研究期间,得以接触大量的一手资料,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日学习期间,令我感慨良多的是日本学者研究问题的细密和提出见解的谨慎。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是对既有研究资料和成果的尊重、吸收,缺点是缺乏创新性,陷于琐碎。本书力图发挥日本学者研究方法的优点,避免其缺点,在占有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把垂加神道放到日本民族精神成长的历史长河中,就会发现它在建构日本民族精神过程中的作用。垂加神道借用朱子学在近世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通过与神道思想的结合,以一种婉转的理论形式来论证天皇统治的合理性,在当时幕府统治下只能采取这样的论证方式。这种理论论证似乎模糊了垂加神道与幕府统治之间的否定性关系,从而使一些研究者陷于困惑。如果透过这一层理论上的“迷雾”就会发现其实质,垂加神道的真实理论走向是为天皇统治服务的。这也是本书把垂加神道定性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理由。

为方便读者的阅读和查阅,本书在最后附有参考文献的检索目录。许多文献对中国读者来说是全新的,希望能为有条件查阅这些资料的读者提供一些便利。由于垂加神道在我国的研究是一项空白,本书也只是探索性的。作者希望有更多研究者参与到这一研究中来,以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我曾努力消除本书中所存在的一些缺陷,但许多叙述上的混乱和文体不当的问题仍然存在,希望读者在阅读时予以指正。

王维先

2003年12月于曲园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神道的历史脉络与垂加神道的历史地位	(1)
第一节 神道的历史脉络	(1)
第二节 垂加神道创立的社会历史条件	(7)
第三节 山崎暗斋的生平与垂加神道的历史地位	(14)
第一章 神理合一:垂加神道的本体论	(23)
第一节 神理合一:垂加神道的出发点	(23)
第二节 众神系谱:天神七代地神五代、四化之神	(33)
第二章 天人唯一:神人同质的天然纽带	(43)
第一节 天人唯一:多神信仰中的一神论倾向	(43)
第二节 庚申传:信仰的移植与变迁	(53)
第三章 垂加神道的本质:一种政治哲学	(66)
第一节 神篱磐境:皇统的庇护所	(66)
第二节 三种神宝:皇权传承的见证	(76)
第四章 政治哲学的展开:垂加神道的国体论	(94)
第一节 土金传:敬的根本含义	(94)
第二节 心神论:神道的道德回归	(107)
第三节 国体论:民族主义的思想支点	(115)
第五章 传承与超越:垂加神道的后续影响	(131)
第一节 橘家神道	(132)
第二节 望楠轩神道	(148)
第三节 土御门神道	(156)

第四节 涉川春海、谷秦山的天文历法和神道思想	(171)
第六章 朱子学语境中的垂加神道:本土思想与外来文化 的碰撞(代结论).....	(186)
第一节 正统的解释权:思想的泛权力表现	(186)
第二节 文本的解读:从异国思想到本土文化	(196)
附录.....	(206)
后记.....	(215)

导论 神道的历史脉络与垂加 神道的历史地位

第一节 神道的历史脉络

神道是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原形神道是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形态,是一种既没有教典也没有教祖的自然发生的宗教信仰。“神道”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中国的古典文献,《周易》中就有“圣人设神道以教,天下服焉”等记载,但其含义与日本的神道信仰不同。神道在日本的用法始见于《日本书纪》,有“天皇信佛法尊神道”和“尊佛法轻神道”等提法,是指日本固有的民族信仰和祭祀礼仪,这一信仰也被称为神习、本教、神教、古道等。近世以来,随着神道理论的深化,人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探求神道的含义和本质,出现了许多有关神道的定义,其观点虽千差万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承认神道是日本固有的民族信仰。^①

从神道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大体可分为原始神道、神社神道、国家神道以及神社神道与独立神社并存等几个阶段。原始神道产生于弥生时代(约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此时只有简单的祭祀礼仪而无神道理论。神社神道形成于公元3世纪到8世纪,又分为皇室神道和普通的神社神道。此时,神道由于受大陆传

^① 详见王守华的《日本神道的现代意义》,农文协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0~22页。

来的佛教、儒教(日本一般把儒学称为儒教)、道教等宗教理论的影响,开始形成自己的理论。神道与佛教的结合,形成山王神道、两部神道以及反“本地垂迹说”的伊势神道和吉田神道;神道与儒教的结合,形成度会神道、理学神道和垂加神道;复古神道则力图排斥一切外来思想的影响,力图恢复古道。明治维新以后,神道被定为国教,形成以皇室神道为核心的国家神道,并逐渐与军国主义思想相结合。二战后,国家神道被废除,神道又恢复了普通神道的地位。现在,既有以神社本厅为主的神社神道,也存在不参加任何组织的独立神社。

原始神道是神道产生后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是日本民族原始生活的反映。在原始氏族生活时期,由于人们难以解释外在的自然现象和内在的灵魂现象,就逐渐形成了神的观念。人们由于对神的敬畏和膜拜就产生了原始的祭祀礼仪,并以祭祀为中心,形成包括道德、习俗等一切文化在内的原始宗教,这就是原始的神道。神道所崇拜的神大体可分为自然神与灵魂神两大类,自然神是在对自然神秘现象难以解释的基础上产生的,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用来解释天地开辟、国土产生的创始神,如国常立尊等;二是自然物本身成为神,如神体山等。灵魂神也可分为人的灵魂神与自然物的灵魂神两大类,人的灵魂神主要是祖先灵魂崇拜,自然物的灵魂神主要是动植物的有灵崇拜。万物有灵论是人类社会早期普遍存在的信仰形态,是原始崇拜的普遍表现形式,因而多神信仰并不是神道独特的现象,而是人类早期社会普遍心态的反映,即请求各路神灵的护佑。由此可见,信仰的产生是功能性的,是人类趋福避祸、自我保存心态的写照。先民的这种崇拜意识主要产生于以下两种心态:一是畏惧感,即对不可理解的神秘力量的敬畏;二是实用性,即力图利用这些神秘力量来保护自己。在这两种心态的基础上产生了人类早期的宗教信仰。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早期的信仰形态也随之分化发展,有的由多神信仰逐渐演变为一神信仰,如基督教;有的则保持多神信仰的形态,如神道。但不论何种信仰

形式,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都能从现实的物质生活中找到其存在的依据。

神道植根于日本民族的现实生活之中,早期的神道祭祀与先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为祈求农业丰收而产生了一系列祭祀活动,如祈年祭、新尝祭等,与此相对应,也产生了各种神如稻荷神等。播种、插秧时要祈求神的护佑,以期能获得丰收。丰收后要答谢神,期待神在来年继续祐护风调雨顺。海中捕鱼时也产生一系列祭祀活动,祈求海神保佑捕鱼者的安全、渔业丰收。早期的祭祀活动在程序上也是十分简单的,只不过是把人们的劳动成果献给神,如米、水、盐、酒、鱼、水果蔬菜等,这与其他宗教是一样的。祭祀不同的神,其祭祀场所是不同的,一般是选一清静之地,请求神的降临。这些祭祀场所逐渐固定下来,就演变为神社。由于生活中涉及各个方面,因此所要祭祀的神也很多,如山神、海神、河神、风神、火神等等。可以说,祭神活动都是功能性的,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向神祈求。同时,神道是一种神人同格教。所谓神人同格,即是指神与人的关系极为密切,不仅人死后能变为神,而且在祭神过程中,人能理解神的意愿并传达神意。人与神之间并无绝对分明的界限,只要在祭神过程中被除秽恶、改过迁善,就能与神同在。^① 因此,在神道信仰中,并没有明显的禁忌,恶人死后也能变成神,既没有因果轮回的报应,也没有上帝时时的监督。它是一种融入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以祭祀活动为主体的多神论民间信仰。

从神道的历史来看,神道的祭祀活动和神社崇拜是最古老的,原始神道的祭祀活动极为简单,既没有今天这样的神社,也没有繁杂的祭祀礼仪。随着祭神活动的固定化和程式化,原始的祭神场所如“神篱”、“磐境”就演变为神社,有了固定的建筑物并形成一定的布局,使祭神活动进一步固定化和程式化。同时,由于社会统治的需要,祭神活动也逐步制度化、法律化。自大化改新(646年)

^① 参见清原贞雄的《神道史》,厚生阁出版社1943年7月版,第33页。

始,日本全面学习和模仿唐朝的国家制度和思想文化,仿照唐朝的律令制度建立了日本的律令,其中就有以唐的“祀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神祇令”,把神道祭祀确定为朝廷的祭祀礼仪,并设立神祇官主持祭祀活动,其地位高于太政官,足见当时国家对祭神活动的重视。自神祇令制定以后,以神道祭祀为中心的神祇制度就被确立起来,神道祭祀活动也逐渐复杂化、体系化。同时,由于受外来宗教思想的影响,神道理论也开始产生。8世纪,出现了作为神道古典的《日本书纪》、《古事记》,13世纪中叶(镰仓时代)神道思想才逐渐形成,神道信仰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论解释,从而步入了理论神道的发展时期。^①

《日本书纪》、《古事记》等神道古典都是用汉文写成的,其中的关于天地开辟等神话故事明显地受中国、朝鲜半岛神话传说的影响。也就是说,神道作为最原始的祭祀活动是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这一土生土长的宗教逐渐与外来宗教相融合,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从镰仓时代开始,神道家逐渐把神道与佛教、儒教、道教的教义结合起来,形成了最初的神道教义,使神道信仰逐渐系统化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神道派别。

平安时代,佛教开始兴盛起来,受其影响,产生了以“本地垂迹说”为中心的佛主神从的神道理论。所谓“本地垂迹”,即是说印度的佛祖垂迹日本,普渡众生,神也就是佛,天照大神是大日如来的化身,神皈依于佛。在此基础上,佛教天台宗与神道的融合产生了山王神道,真言宗与神道的融合产生了两部神道。山王神道又称为一实神道、日吉神道、日枝神道等,虽然人们对山王的解释不同,但它是用天台宗的教义来解释神道的神和祭祀礼仪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两部神道也被称为真言神道、两部习合神道等。“两部”是指真言宗的金刚界、胎藏界两部教义,两部神道宣扬,伊势神宫内宫祭祀的天照大神是胎藏界的大日如来,外宫祭祀的丰受大神

^① 参见安苏谷正彦的《神道思想的形成》,塘鹅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71页。

是金刚界的大日如来,伊奘诺尊、伊奘冉尊是金胎两部大日如来的化身。因而,佛即是神,神即是佛,神是佛的化身。山王神道和两部神道都主张佛主神从,神道应服从佛教。

进入镰仓时代以后,国家政权掌握在幕府手中,当时的统治者源赖朝宣扬神国思想,从政策上支持神道,使神道势力强盛起来。伊势神宫外宫的神官度会行忠、度会常昌等借此时机反对本地垂迹说,从而创立了神主佛儒从的伊势神道。伊势神道也叫外宫神道、度会神道,是中世以来影响巨大的神道派别之一。它是在吸收佛教、儒教和道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神道教义的,作为其教义经典的神道五部书(《天照坐伊势二所皇大神宫御镇座次第记》、《伊势二所皇大神御镇座传记》、《丰受皇大神御镇座本纪》、《造伊势二所大神宫宝基本记》、《倭姬命世记》)集中体现了伊势神道的思想。伊势神道宣扬,国常立尊是宇宙的本原神,具有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秘力量。同时,伊势神道还把神的创生力量与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结合起来,认为外宫祭祀的丰受大神与国常立尊同体,属阳,具水德;内宫祭祀的天照大神属阴,具火德。国常立尊与天照大神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同时,内宫的天照大神作为阴神是内藏的,即是胎藏的意思;外宫的丰受大神作为阳神是外显的,即金刚的意思。这样,内外两宫的阴阳之神又与金胎两部相结合,从而使伊势神道与佛教教义结合起来。伊势神道所宣扬的清静正直也是受佛教的影响,而其中的伦理道德学说则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由此可见,伊势神道是在综合了佛教、儒教以及阴阳五行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教义是十分繁杂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

到室町时代后期,神道势力逐渐衰退,伊势神道由于力图恢复皇室的权威而失去幕府的支持,在此情况下,吉田神社的宫司吉田兼俱(1453~1511)借助于幕府的支持,在继承神国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创立了吉田神道。吉田家原姓卜部,因此也称为卜部神道,又依其神道理论,称其为元本宗源神道、唯一宗源神道等。吉田神道的经典主要有《神道大意》、《神道由来记》、《唯一神道名法要集》

等。吉田神道主张,神道是根本,儒教、佛教都是神道的枝叶果实,都是从神道中分化出来的。吉田兼具认为,神是先于天地而定天地、超越阴阳而成阴阳的先验存在,其所信仰的最高神——大元尊神是宇宙的本原神,而神的存在是与人的心灵相呼应的,一切显现的存在最终都要归于心灵,心是包罗万象的,因而也是神明之舍。吉田神道的教义具有较深的哲理,其中也明显地留下了儒教、佛教、老庄的思想印记。

进入江户时代后,由于我国宋朝朱熹的学说作为德川幕府的官学走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神道随之大量吸收儒家的思想,产生了许多神儒结合的神道流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度会神道、理学神道、垂加神道等。

江户初期,伊势神宫外宫的神道家度会延佳(1615~1690)以复兴伊势神道为己任,从神主儒从的立场出发,吸收儒家、道家、阴阳五行的思想,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度会神道。他反对神佛习合之说,也反对崇拜外国思想而轻视本国思想的主张,认为神道是日本思想的根本,是天神地祇相传的终极之道。他进而认为,天御中主神与儒教所主张的“理”是一致的,神道就是“天地自然之道”。因此,他极力主张应运用儒家的思想原理解释神道,因为儒教与神道的根本思想是一致的,但他又反对简单的神儒习合,反对把儒教与神道两种思想简单地拼凑在一起。他进而认为,神道修行的根本是忠厚正直,这既是儒家修身治国的根本,也是天御中主神所传的终极之道。

与度会延佳同时代的吉川惟足(1616~1694)在吉田神道的基础上,把神道与朱子学、武士道结合起来,创立了吉川神道。由于吉川惟足认为朱子理学中的“太极”就是神道的本原神国常立尊,主张以理学理论来解释神道,因此他的神道也被称为理学神道。理学神道特别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之间的道德关系是至高无上的,君臣上下的秩序是万古不变的,支撑人伦关系的根本是“敬”与“义”。因此,“敬”、“义”是治世的根本原

理。吉川惟足认为,神道从根本上来说是君臣之道,这一观点对山崎暗斋的神道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吉川神道所宣扬的敬义思想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并与武士的行为准则相一致,因此,吉川神道在民众与武士阶层中颇为流行。

山崎暗斋(1618~1682)的垂加神道是在广泛吸收伊势神道、吉田神道、度会神道、吉川神道等诸派神道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他被看作是近世神道理论的集大成者。由于他是崎门朱子学的开创者,所以他的神道思想也被称为崎门神道、山崎神道。下面将详细论述垂加神道的创立过程和历史地位。

在垂加神道之后还有复古神道、国家神道等派别,神道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演化之后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现代日本人的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作用。但这些都已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故在此不一一赘述。

第二节 垂加神道创立的社会历史条件

山崎暗斋是日本近世著名的朱子学者,垂加神道的创始人,被誉为日本精神的开山鼻祖之一。山崎暗斋生活的时代是江户初期德川幕府统治刚刚确立的时期。17世纪初,德川家康(1542~1616)在关原之战中取得胜利,从而统一日本,迫使天皇任命自己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立幕府,开始了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刚刚经历过战乱的德川幕府必然寻求思想上的支持,而朱子学就是为了适应德川幕府统治的需要而走上日本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山崎暗斋由一著名的朱子学者转而创立垂加神道,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了解这一背景对理解山崎暗斋思想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社会自应仁之乱(1467~1477)以后,社会统治秩序发生重大变化。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原来的庄园制村落形态逐渐崩溃,地方大名势力日益强大,原先居住于农村的武士逐渐向城下

集结,使城下町发达起来。加之西方的铁炮传来,使战斗方式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单兵作战变为集团作战,从而形成武士集团。在武士集团中,原来的世袭的主从关系被打破,单凭对主人的服从已不能维系武士集团的内部关系,这就必然要求一种新的主从关系,以维护武士集团内部上下关系的稳定性,这就是儒家宣扬的以“礼”为规范的君臣道德。君臣道德要求臣、子对君、父的绝对服从,这种服从是以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为基础的。日本进入近世以来,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度被进一步强化,武士的身份完全不同于庶民,具有很大特权。士是劳心者,庶民是劳力者,这种差别被固定下来,就成为严格的上下定分的身份制度。这样一来,朱子学所提倡的敬神尊祖、尽忠致孝、节情欲、禁争夺,正好适应当时的需要,江户幕府提倡朱子学就是必然的了。德川家康用武力统一国家以后,建立起以将军为最高权力中心的国家制度,其主要依靠力量就是武士,因而只有使整个武士阶层忠诚于自己,德川幕府的统治才能得以巩固。德川家康认为,朱子学所宣扬的君臣大义名分、国家大一统、天命论、汤武放伐等思想最适合自己的统治需要。他认为,君臣大义名分、国家大一统思想能稳固自己的统治,而得民心者王、汤武放伐等思想又能为自己取代丰臣秀吉(1536~1598)做出合理解释,因而是最适合自己统治的政治理论。这样,朱子学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走上了日本近世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朱子学在镰仓幕府初期就已经传入日本,在日本发现最早的是正治二年(1200年)的朱子的《中庸章句》^①,但在整个镰仓、室町幕府统治时期,幕府信奉和支持的都是禅学,朱子学只作为禅学的附属学问被加以利用。并且,此时期的日本儒学为朝廷博士家所把持,而博士家修习的是汉唐的训诂之学,由于博士家恪守家法,抱残守缺,偏重经典训诂,忽视儒家修己治人、立身处

① 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和朝鲜》,东京大学出版会 1965 年 3 月版,第 1 页。

世之道,因而逐渐衰落下去。由五山学问僧传入朱子学以后,由于朱子学重义理之学,倡导穷理尽性、持敬静坐,与佛教的见性成佛、坐禅等相通,因而深受禅僧的欢迎。于是朱子学通过禅僧的传播,逐渐取代了博士的家学。同时,由于五山学问僧从室町幕府时期就掌管着幕府的政治外交,他们主张儒佛一致、儒释不二,认为朱子学与禅学思想并不冲突,特别是在治国经略方面,朱子学更具实用性。因此,五山僧侣也借用朱子学中的一些治国方略,为幕府统治出谋划策。同时,神道家也援引朱子学思想来解释神道,如吉田兼俱(1435~1511)的唯一神道中就有大量的朱子学观点,吉田神道主张神、儒、佛相互融合。清原宣贤(1475~1550)则在综合五山学问僧的思想与吉田神道神、儒、佛相互融合思想的基础上,对朱子四书中的理气心性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试图把神、儒、佛各种思想加以融合。受其思想的影响,在日本中世后期就出现了禅、儒、神折衷综合的趋势。但总的说来,在近世以前,朱子学是一种附属于禅学的学问,并未取得独立的社会地位。

德川家康建立幕府以后,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推行积极的文教政策。在当时佛教势力极为强大的情况下,他主张从儒家思想中寻求治国之道。儒家的天下大一统、现实的德治主义主张,对德川幕府的统治都是极为有利的。但当时在幕府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幕府阁老都是佛教徒,如得到德川家康重用的承兑、元佶、崇传、三要都是禅僧,他们在幕府中掌握着文教、外交、寺社行政等政治实权,具有很大的政治势力。德川家康要实行儒家的治国之道,就必须向当时的儒学家寻求治国方略。因此,他招聘当时的大儒藤原惺窝(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讲解《贞观政要》、《汉书》、《十七史详节》等著作,以把握古今治乱兴亡的道理。德川家康特别推崇唐太宗的治平之策,认为“马上可以得天下,但马上不能治天下”的道理也适合于日本。因此,他极力遵信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之道,从而大力提倡儒教。他不仅招藤原惺窝、林罗山讲

解儒家的治国之策,而且命其属下出版了《孔子家语》、《三略》、《六韬》、《贞观政要》等一大批儒书。同时,幕府还任命林罗山等儒教者为官,采用儒家的治国方略,制定积极的文教政策。不仅幕府大力提倡朱子学,而且朝廷也十分重视它。后阳成天皇(1587~1612在位)好儒学,曾敕令开版印刷《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书,且均采用朱子的注释,这些书籍对日本近世儒学的发展有较大贡献。后光明天皇(1644~1654在位)最崇信朱子学,不仅重刊《性理大全》,而且立圣庙,令朝山意林庵讲《中庸》、《周易》。天皇尊儒,上行下效,朱子学在公卿贵族中间也流行起来。由于朝廷的提倡和幕府的奖掖,朱子学在日本逐渐兴隆起来,开始走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舞台。黄尊宪在《日本国志》卷三十二中总结道:“逮德川氏兴,投戈讲艺,专欲以诗书之泽,销兵戈之气。于是崇儒重道,首拔林忠于布衣,命之起朝仪,定律令,俾世司学事,为国祭酒,及其孙信笃遂变僧服种发,称大学头。而儒教日尊,幕府既崇儒术,首建先圣祠于江户,德川常宪自书大成殿字于其上,鸟革翬飞,轮奂俱美,诸藩闻风仿效各建学校,由是人人知儒术之贵,争自濯磨,文治之隆,远越前古。”

统治者在利用朱子学治国平天下的同时,又利用神道神化自己的权力和人格,从宗教上寻求支持。为此,德川幕府又支持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的发展。日本中世以来,佛教势力日益壮大,一些大的寺院拥有僧兵,雄霸一方,甚至与将军势力相抗衡。在织田信长(1534~1582)时代,为了削弱妨碍他统一天下的佛教教团势力,也为了获得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信长转而支持基督教,企图从政治上利用基督教为自己的军事统治服务。同时,他又利用神道来神化自己,试图借用宗教的力量来取代天皇的权威。在现实的政治权力运作上,他把天皇的权力收归于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天皇的权威推行武力统一天下。织田信长的后继者丰臣秀吉进一步神化自己,他把自己打扮成受托于天命来完成天下统一的神,他命人编造神话,说自己出生之时就有神奇之处,是神灵